

寶

繪

堂

稿

賢翁堂稿卷第八

華亭 許維曾鶴沙 著

蔚菴之言

天文地理議

天文地理諸書古人作之後人作之尚矣然載籍所  
紀唐虞以來以迄今日聖世既久人豪輩出推步之  
法益精幅員之廣日開天文之顯然者如日月之文  
蝕古未有當蝕不蝕者不歸過于天文氏而未其說

于機祥其言迂矣如近時之文能暴利不訖必野合  
度外營家所未詳而今乃大倚焉前此紛、秦秦視  
全見戲謂堂，天朝何用外洋測驗似矣然帝王并  
包宇宙合四海為一家南北東西兼收並蓄此其所  
以為大也迨一夫以形占風望氣者揣摩執政之愛  
憎以恩怨為美惡以彈射為議論于是象緯之學凌  
異擇地矣

今上親政之初招諸王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立表于朝

門之外測影三日于時滿漢百執事詳審諦視一時  
聚訟者真偽判然是非立辨原恭揚光先論此

上以其年踰七十故而遂之仍依時憲曆推算頗示天  
下於天文之一端也地理之顯然者如黃河一水其  
源出自嶽外夏后氏止稱導河積石考之亦雅河圖  
水經注山海經及蔡沈禹貢注皆言源出崑崙之墟  
究未得其詳也漢書載情望侯伏大夏窮河源原大  
宛月氏等國窮留拘仇尙未日就崑崙昔人又稱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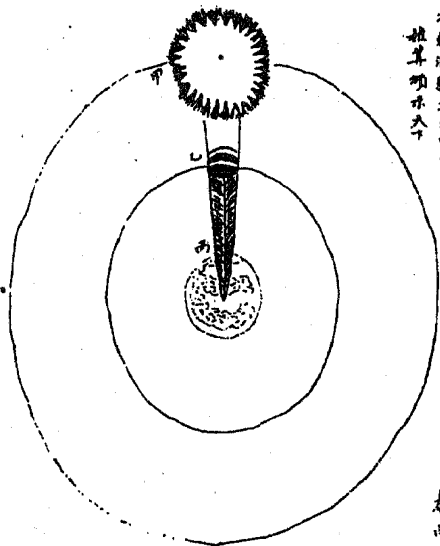
上家天潢素搃見帝才飲河載走機而逃麇君平及  
又從而附會之學士大夫揮毫作紙描寫荒唐如王  
涼州李供奉詩有雲間天上之句不過形容華挺之  
言後之學者依希點綴以傳統抑更迭失信乎盡  
信書則不如無書也乙亥夏日夜分不寐偶憶陶南  
村河源志剪燈展卷如述故人志稱河入中國漢唐  
以來未有履塞外而窮其源者元臣翰林學士澗  
出述元世祖遣臣都夏授招討使珮金虎符以窮其

源庚辰四月出河州凡四閱月直抵河源約四五十  
里冬還圖城傳位置以開始如從崑崙<sup>山</sup>更陸行一月  
乃得河水之所自出所謂星宿海也前缺數十年文  
冊所傳曰積石曰崑崙曰陽紆曰凌門曰于闐蔥嶺  
曰款堯之水曰泐澤又據氏西域志所稱阿博達大  
山上有大湖水所傳圖異詞皆不足憑矣總自今以  
往會見車書大啟設亭長按里鼓探賦方之紀方輿  
之圖凡山川雲物古人所未備今得彙為全書可立

而待此地理之一端也吾故曰歷世既久人豪輩出  
削作日精簡業日倍事必有據理必有微以今人而  
非議古人誠非恕道若以古人無掩之事無微之理  
快私心而援國政逞筆墨以干橫議所謂言傷而辨  
聖人之所必斥也觀交食河源二事尚論古人者毋  
輕下筆矣

交食河源圖說二則附後

本朝測驗是依此圖  
推算項示天下



泰西陽瑪諾日月交蝕圖說

日蝕論

問日蝕所以曰日蝕

非日失其光乃月掩

其光也月之天在日

天之下初時月輪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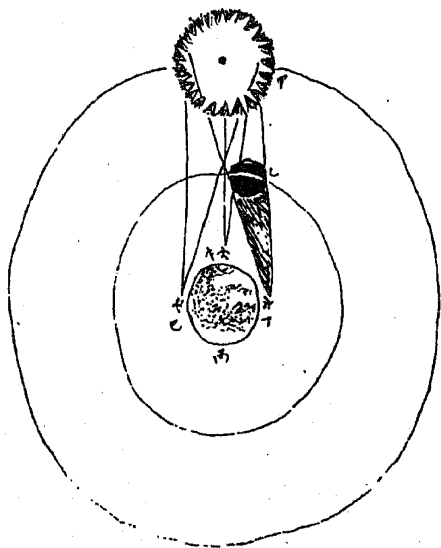
過日輪之下南北兩經

東西兩緯故掩其光

若有失之耳

如上圖甲為日乙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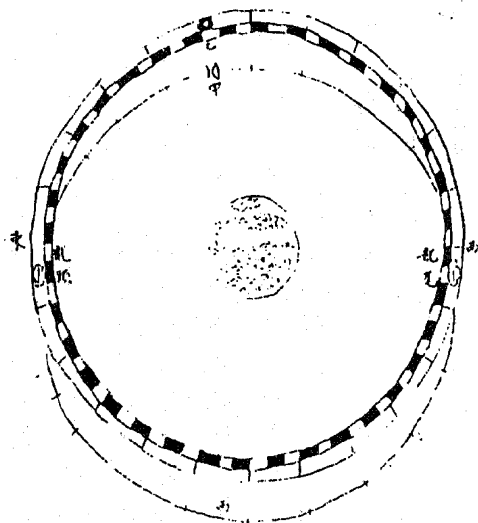


月內為人居地而月  
 輪隔在其中使日光  
 不能照地面而人目  
 不能見日輪也同如  
 日食非各處共有之  
 或一處見食別處見  
 光或一處全食別處  
 半食皆日隨地異也

如右圖丙地面乙月輪甲日輪居丁者正見月于日故  
見全食居戊者斜見月于日故見半食居己者不見月  
于日故全不見食如欲得日食時刻最准先須得七政  
經緯度及正斜視法不然即交食分數測驗躔度悉不  
可算悉不可定試觀吾房內者房中有燭以照四方若  
于東方有捨光者必坐東者不見其光而坐南北西方  
者得光也各方如是如滅其光則居諸方內者四方見  
燭無光矣與食同理也若月食則所食全缺分秒萬人  
萬目共作是觀別無同異與日不同

問日蝕由于月掩其光凡每朔時日月全度又正過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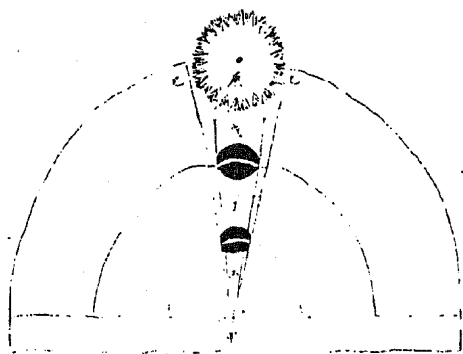
下宜皆得食今不盡然何也曰日隱惟一黃道故古無  
出其外也月于黃道有時在南在北故月道半出黃道  
北半出黃道南而為南北二交西洋所謂龍頭龍尾是  
也朔時若月在二交之外或南或北與日非經緯合度  
不能掩日光也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凡是朔日經度必  
合如更合緯度適在二交之上乃能掩其光而食耳  
如左圖月道交黃道于龍頭龍尾甲為月道在黃道南  
丙在北試使月朔時在龍頭則經緯合度月正適日輪之  
下掩其光而食焉如朔時月在甲黃道之南日乃在乙  
黃道之上而緯不合度則日在北月在南矣故不食也



問日食若因月  
 大在日天之下  
 則水星金星天  
 亦在日天之下  
 而不見掩其光  
 且月天在金星  
 二星之下月亦  
 宜掩其光而金  
 水有食如日矣  
 今其食不顯何

也曰水星金星雖止過日輪之下而有與日同度時然  
金星大于水星而日大于金星一百倍二星之體比日  
體甚小豈能掩其光而使人不見日也西洋曆家遇金  
水二星與日全度恆見日輪中有黑點以星體不能全  
掩日體故也月輪正過二星之下亦宜掩其星光使人  
不見今下頭其食如日者非月不能掩之乃二星之光  
甚微其體甚小故不明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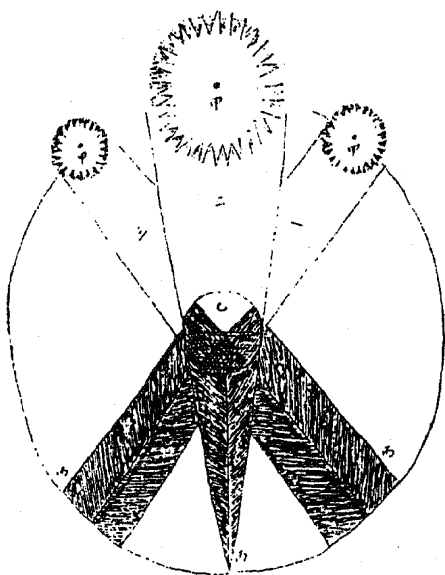
問天地渾儀統曰地球大于金星三十六倍又二十七  
分之一大于月輪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是金星大于  
月輪也夫月球能掩日光則金星更大亦何不掩日光中



曰凡物以形相持非惟論其  
 大小又當詳其遠近蓋人目  
 視物之時自目至物之體射  
 兩直線為直角形故愈近于  
 目其物雖小而徑愈大愈遠  
 于目其物雖大而徑愈小  
 如上圖甲為人目庚為物體  
 甲乙甲巳為人目所射兩直  
 線則徑愈近愈小愈遠愈大  
 故戊大于丁而丁大于丙也

試以人手隔日手愈近于日則愈掄物體矣是故金星  
雖大于月乃在月天之上去人目甚遠故不能掄日光  
也月雖小于金星乃在金星天之下去人目最近故能  
掄日光也故其理也

問曰大于月固矣日輪較地球可謂其大有幾何而洋  
厓家者明此理有論甚廣測七政高下及大小之度分  
有器甚準曰大于地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故微  
之宜知圓光照圓體之影也圓光名照圓體今大其影  
廣恒等而無窮若照圓體更大其影漸大而亦無窮若  
照圓體更小其影漸小而有盡



試觀上圖甲為圓  
 光乙為圓體丙為  
 體影第一圓甲圓  
 與乙圓體相等丙  
 形亦等無窮盡矣  
 第二圓甲圓光大  
 乙乙同體丙形漸  
 小而有盡矣第三  
 圖甲圓光小乙  
 圓體丙形漸寬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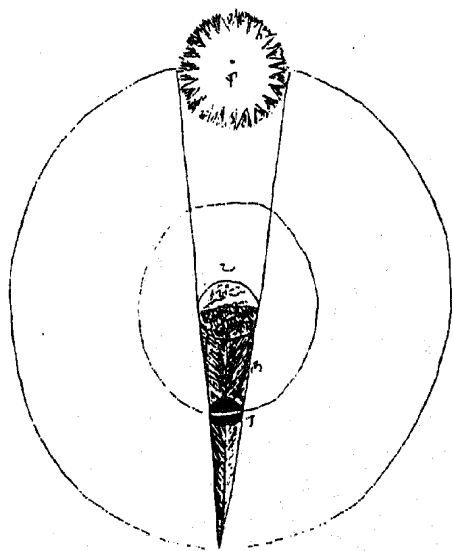
而亦無窮夫太陽照地之時地影非恒等亦非漸大譬  
之物影其為漸小而有盡如第一圖也則以日輪圓光  
大于地形也地之影漸狹而小至有盡為其明也凡星  
月無光借日之光太陽照及其體則光生焉不然則否  
倘日與地等或更大焉則其影為無窮之影正射蔭  
直透諸星之天也見諸星有食焉者矣今以地體甚小  
鏡影有盡下列諸星之天故日光無得照又水火土以  
及列宿諸天而諸星恒明光無朦也其地影之盡可逆  
第一第二重天至第三重天而不及第四重天所以月  
因地影得食而諸星不食也地球一周三百六十度每

度二百五十里日天一周亦三百六十度其每一度有  
數萬餘里馬西洋曆家有器量得日天之度每半度為  
日一全徑固知其圓形亦得數萬餘里而非地形可比  
譬如小島二十餘里亦有人為居下者視之如小島也  
日天之高自地南至太陽中心相隔一千七百萬餘里  
今視日輪如小水輪橋之二十里高小視人如鳥矣  
問太陽早晚出入時近于地平見大下時近于天頂見  
小何也曰地球懸于空際若中無著其四際離天諸方  
全一無近遠也以理論之其在東西出入方也太陽相  
地凡一千七百萬餘里矣而人立地面或自東視西或

自西視東半徑幾一萬五千里以一千七百萬餘里  
又加以一萬五千里人之視日宜小也日在午方視下  
視上止一千七百萬餘里人之視日宜大也今宜小而  
反大宜大而反小昔此非由于地之遠近也濕氣使然  
也蓋夜中水氣恒上騰氣行空中或濕性濕以太陽  
自下而上映帶而來是濕為運動為人望之以為如是  
其大耳若太陽當空浮翳盡掃無所映隔真體明淨較  
之旦暮為小凡月與諸星見于地平又有濕氣障隔未  
時所見亦為大于平時狀觀水中所見或石或木必大  
于水外者皆濕性之勢也

月食論

問望日月與日正對則月光常滿圓矣然而或全無光  
或一分有七一分無光其故何也曰地球懸于十二重  
入之中央如鶴卵黃在青之中央故日由西照地，必  
有影射東照東必有影射西夫日輪恒在黃道上若  
遇望日而月輪亦在黃道上與日正對望則地球障  
隔日月之間月輪必入地影之內太陽不能照之故失  
光而食矣漸去地影之外太陽能照之乃漸復得原光  
也若渾然相對全失光若一分對一分不對者失光  
不對者否矣固知月輪失光而食悉由于地影也



如上圖甲為日  
 輪乙為地球丙  
 為地影丁為月  
 輪即甲日月正  
 對地月輪全居  
 地影之內而吾  
 地上者視月無  
 光月無光則食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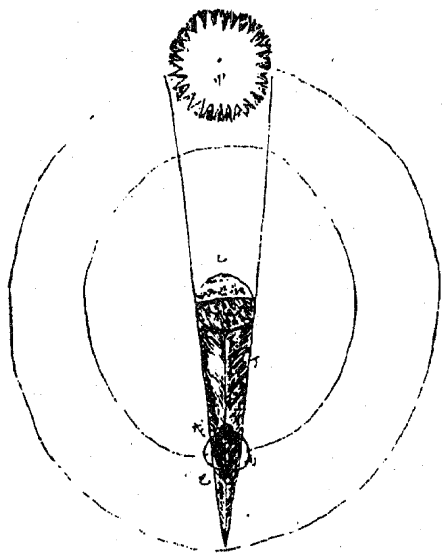
同日輪值望必與月正相對相對月大過地影過影必當  
每望食去今日之過食不過什一為地影之耗耳乃碍  
乎曰日輪恒在黃道上不出入內外地體之影正對于  
日亦必在黃道上不出入內外為月輪值行龍頭龍尾  
之上得行黃道故望時月輪凌龍頭龍尾過地影  
之內則食若出黃道內外或南或北地影不便不能食  
即食亦分秒不同此望日日月雖對而亦不能常食也  
問日月正對則相遠也百八十度不同大也故月在地  
平上日又居其下日在地平上月又居其下然有月食  
而日月皆在地平上則月食非由地影其何也曰自古

今凡月食皆以望日為限其相連之半周天不然不食也  
月食時日月俱在地平上者或日在西以將入月在東  
以始出或月入而日出也夫月將出而日將入其視月  
在地平者非月全出也則海水或濕氣所影映也蓋地  
平傍近恒有濕氣清微如明或空中對月輪偶有輕薄  
白雲或值當海水皆能全月影映于其內而月力所成  
既一月為其視法之理也固有列論今試于空盤若盤  
底內置一錢人漸遠于盤或八步或十餘步盤內之錢  
已不見矣今斟水滿盤即仍八步或十餘步而錢忽見之  
何也所視非錢體也錢影也然則地平之見非月體也月

影也

日月食時刻不同或所食時長或時短何也曰月食長短由于地體之影及月輪之行也月天之內別有小輪以帶月為帶月輪此小輪之動與月天之本動非同一起也日月之行自西而東小輪其上半周行自東而西其下半周行自西而東故月輪近遠于地心恒異也月輪若居小輪之下必近于地若居小輪之上必遠于地也地影漸狹而有盡其愈近于地愈寬愈至于地愈狹若月行小輪之下其影界寬故食久若行小輪之上所解影界狹故食暫也小輪之經及其上半周何得行自





東西而其下平  
周自西而東列  
有五論

如上圖甲為日  
乙為地影丙  
為小輪丁為地  
影漸乾故影寬  
寸尺而後寸已  
月行地影之內  
在戊小輪之下

也。夫于在巳小輪之上必達于在戌故其時刻長短異  
也。因知二食之時刻長短由于地影及月輪之行也。

周輟耕錄河源圖說

潘昂霄志曰：延祐乙卯春，聖天子以四海萬國之廣，於念庶民艱虞，周諮告也。分使詣外郡諸道，布揚德心，咸休照替之清。濟揚澳之幾，旬筮迄，獨不得均其澤。越五月，詔前翰林學士承旨臣澗，出翰林侍讀。臣昂霄，未使宣撫京畿，而道臣昂霄，奉命駕，憐國措。唯務整竭忠赤，真民瘼，後已。澗公一日，語昂霄，余嘗從余兄榮祿公，都寔抵西國窮河源耳。之，不覺瞿然。

以朕有是乎哉。頃畢具語，公曰：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歲在庚辰，秋，水聖諭黃河之入中國，夏后氏導河，如自積石矣。漢唐所不能悉其源，今為吾地，朕欲極其源之所出，當一城俾番賈互市，規置航，俾凡物首水行，達京師，古無有也。朕為之，以永後來無窮利益。美艱，其人，都夏，汝舊人，且習諸國語，往圖汝，踏校，招討使，例，金虎符，以行。是歲，四月，至河州。東六十里，有寧河驛，西南五六十里，山曰積，為關，林麓，穹隆。

評言泰石峇班致足寢高一日程王巔西邁愈高四  
閱月約四五千里始抵河源冬運圍城傳位置以閉上  
悅住營之授土蕃等處都元帥仍金虎符置寨寨皆  
不：師悉資內地造航為狹六千城傳措工物完濶  
濶計縣開造相奇紅只奇城不迴力阻遂止莫成元  
都更旋都河原在土蕃界廿息西鄰有泉百餘泓或  
泉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勝  
人跡通觀弗克步履高山下脈燥苦列星以故名火乾

惟見火散許言星宿也群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  
澤名阿刺朕見自西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  
程迤邐來驚成川疏赤宿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  
赤里出合赤宿三四日程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  
也里术合流入赤宿其流疾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  
可涉又一二日歧裂八九股名也孫翰論譯言九  
度逆歷六七里馬亦可度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  
草囊乘馬過之民聚落紉木幹象舟傳毛草以濟僅

家兩人絕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巨  
測矣柔甘思東北都有大靈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  
山最高諺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  
夏不消土人言連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脫水  
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地又四五  
日程至地名潤即及潤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  
哈刺別里亦見四達又樹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  
崙迤西人簡少多夷山而小皆不窮峻水亦散漫歎

有楚牛野馬狼抱猿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  
岸使隘有坎可一躍越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  
來名納降哈利譯言細黃河也又西日程水南來名  
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  
日程地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程至齊  
德州地名必赤里姑有州事官有州隸河州置司土  
蕃等處宣慰司所轄又四日程至積石州即禹貢  
積石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一日程至打羅玩東北



行一日程汎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其下  
過北卜渡至鳴沙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  
南東行即東勝州隸西京大同路北而自發源至涼  
地南北澗溪細流旁貫莫不北極山皆華山石山至  
惟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故地有二折蓋其見  
馬出及貴德州為赤里也涼張壽使統城霸聯拘執  
銀乞百羅原大石月石等數國其傳大國五六皆稱  
傳聞以為窮河源為龍觀所謂河源哉史稱河有兩

河一出于閼一出蔥嶺于閼水北行出蔥嶺河注蒲  
類海不流波至臨洮出焉今洮水自南來非蒲類則  
矣詞之士人言于閼蔥嶺水其下洮散之沙碛又有  
古河與天河通尋源得織女支機石以歸亦證此竟  
崙至萬萬五萬里閼風吹團積草蓋似人所居又  
何耶唐史土蕃傳河上流由河洪濟梁南二千里水  
甚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  
四下曰戴小古所謂崑崙其言頗類然止稱河源其

間云國家秋天成五天所覆燕無間海內外冠帶萬  
國罔非臣妾視漢唐為不足訐故窮河源去萬里若  
步閃闐咭盛典也不可不志因志之都寔族女真滿  
察民紀為思漢路暨招討都元帥九三王吐蕃濶一  
今除甘肅行省未加政事是歲八月初吉翰林侍讀  
學士中木夫夫知制誥全修國史臣滿昂甯謹述行  
九思序云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為未有志  
河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

經曰北莞之水西流注于泃澤出于崑崙之東北既

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泃澤

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波門之山河出其中

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河伯馮戎所居是惟河宗

氏釋氏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

山也地理志亦稱崑崙山在臨菑西而漢書載河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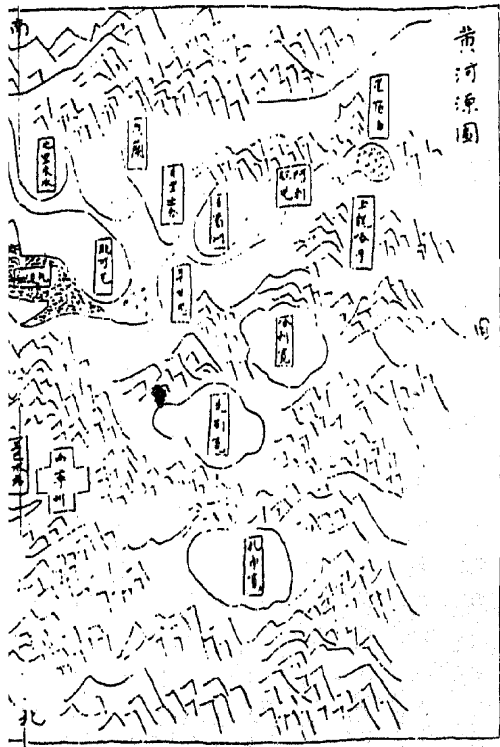
西源或稱有或稱無而河源所著渠全况世殊代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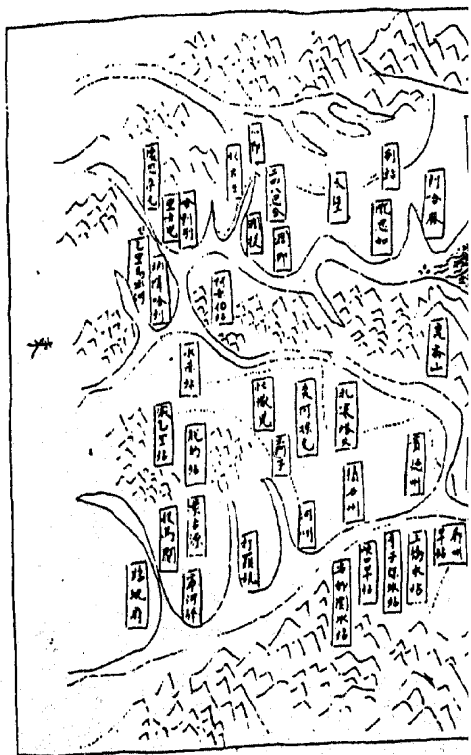
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

平春正月征西夏。凡廿甫。并城狄凡西涼府。遂過  
沙陀至黃河。九波按崑崙當九波下流。則崑崙周已  
端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子旭烈帥諸  
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開封獲四萬里。于是河源及所  
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就其說。皆  
得于目擊。非虛語也。逮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  
富逸。命臣都實置郡河源。改翰林侍讀學士蒲公得  
完。其詳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

始窮河源於載常四海混一之盛聞庶見載數十  
載莫能究者俾後世有攷而傳信焉豈斯文之光寔  
邦家無疆之休也公之子翊能不墜其先業增光而  
潤色之乎順間以同知嘉定州事來吳將刊是書行  
于世為九思叙其說于篇端元統元年冬十有一月  
日南平水亭閣學士院鑒書情士文林郎九思序

黄河源圖







惟築海塘公呈代

為石塘危在旦夕土塘日就頽頽因課民令相閘吁  
又惠救沈溺華病惟松即之口繁多賦役荒東東通  
滄溟與海為隣唐宗以來築塘捍海合即之民命懸  
于外塘百萬之正供全憑外塘通計松江一節沿海  
土塘不止百里隨修隨圮隨圮隨修以土補土功備  
易施至于海水倒激怒濤直射至險至危之地則謀  
決一帶三里有餘為患更甚前時太守為公披荆蕪

得錢糧等項易土塘為石塘民得安居叫織者六十  
年矣若土塘者放閘放捕等候屢遭蕩時余小接連  
海岸今在海中離岸幾數十里此其明徵矣惟三里  
石塘至今依五海濱力數巨浪連年以來未嘗有流  
溢之警昏墊之虞者石塘之功不淺也奈歷年已久  
風潮剝擊以故水流掄塌下窟上重三里之內塘石  
頗缺者居其半稍一平整者居其半此就水面以上言  
之也若水面以下石塘底土已被風浪搜空潮退則

蓄積盈，可數湖耳。則水先入塘底，并將塘內培土  
刷出大海，以致內外暗通。培堤處：坑窪隨填，隨陷  
以六十年無上之朽條，頂百萬觔層累之巨石時：  
可潰利，可憂萬一海嘯，海溢，颶風大作，不獨然黎  
化為魚蟹，田上盡付陽侯，即每年額內之正供亦何  
以條辦。念於額危七段，俱殊艱遇，本府特簡趙遵  
甫，蒞松郡，以實心行實政，必先去其害之至大者。唯  
海塘為至急，為此合行哀籲，德寬救陳，伏祈宸鑒，確

復道許上憲直達

聖聽重加脩築保全一郡之生靈永樹萬年之磐石固  
探民瘼大有攸賴矣抑史蹟者沿海土塘屢見清淤  
昔年尚有派差塘長可以臨時補苴今功令森嚴無  
可設法查得十州河志尚有歲脩銀兩以防不時衝  
決况范、大海長堤一線人鬼間頭卒然遇有缺口  
問之官而官無可動之款項問之民而民苦額外之  
輸將也歟漸久漸天假使傷民洪水為患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應否一筆詳明于正賦之內每年扣道一  
二十金無事則收貯官庫遇患則立列起工在松郡  
正供額內不通儀徵而于土塘禱並實非淺鮮至于  
起築石塘及備補土塘之舊章有華亭海塘紀略及  
海塘冊工料冊昔年刊本猶存民間其近塘於耆習  
知海水性情曾經胥工者猶可諮詢若動支之工料  
銀兩或奏請帑金或刊開捐例應候上憲主裁督理  
之文武人員或取帑富強不法寒暑風雨或選近

增王著素絲熟路中應候亦祈酌用然又非生寸曉  
見可以管窺蠡測也為茲連名具呈

請減浮糧公呈代

呈為民貧已甚財源已竭事

聖君在上仁憲求鈞陳積困之民隱願減前代之浮糧  
市竊照松江一郡幅員修廣不及二百里而額餉地  
一丁漕米通計百萬有餘彈丸一郡可抵一小省之歲  
入卽年拖欠原奉

恩輸赦免至漕米從無蠲免之例今復得一年免徵曠  
古以來恩深澤溥未有如此者遇此克夫舜日允

宜家給人足乃瀕海蒼黎富者日貧而貧者日甚極  
厥所由皆因地小賦重浮糧未減之故也夫浮糧起  
于明初行之幾三百年而周備如故者昔時考成完  
至七分有司皆得行凡有十分之額無十分之完今  
則凡出于分毫全足故官多奏罰而民用微比况昔  
時起解者少存面者多今則起解既多存面甚少存  
面者已微在官仍得流通于不郡起解者一出本境  
往而不返之金錢以民貧之可以日甚也松民養生



之本惟明與織明者終歲勤動仗此可復除完漕米  
四十三萬五千九百九十五石量歲所餘僅足以供  
本郡丁口之食織者晨昏札行袍布易銀以完正賦  
查本郡地丁銀六十六萬五千二十五兩而外來之  
銀如京標太原南宮濟寧等標一年到松之銀不能  
及地丁之額地方之財所入者必兩兩出者多再如  
典商木商布商人等上著察，多係外府人民在松  
所得餘費又復輩歸他者本郡之民若守田園又不

能經商貿易取財于外省其財源之所以日竭也伏  
請

上諭九枝明仇恣地方加重錢糧亟行減免竊念全一  
加重之浮糧江西而瑞二府早受恩蠲江南蕪松二  
府木蒙減額同一江南也常州之糧額較輕蕪松之  
糧額較重九枝等處婦孺延頸舉踵苦枯魚之涸沫  
大旱之望雨匪朝伊夕矣夫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

皇上猶天之憲天猶父母也幸際唐虞之聖主更逢  
朕之仁憲當此山窮水盡之時火無點石成金之術  
不得不將雜用隱痛極寔京額乞憲天俯鑒真情  
特疏入告或比照常州則例同地同科以期永遠遵  
行或暫比常州則例量行裁減以紓喘息稍定統在  
憲天酌奪具題可勝望叩呼願乞為此陳名具呈

折舊公案

宋秋事

馮時可

宋太宗微行見弓者索錢于賣人賣人與之錢弓者  
以為少誇罵不休親者如堵備弓者怒益張毒詈賣  
人而痛斃之賣人向與錢也太宗不勝憤恚令內侍  
出已首利稅之道也于地事開初限嚴緝稅人者逾  
限不獲棖奏請展期太宗曰白晝大都殺人于市罪  
人未得有司所引何事耶邏者懼得罪乃煮誘弓者

殺人又日晨起曾與一市人角口乃拘市人鞠之一  
致而收獄成太宗召獄者問曰罪人尚有詞乎金曰  
已有服其辜矣有出器乎曰匕首在大宗曰爾等  
徒見刀鞘乎命取示之衆失色太宗憐然起曰國家  
何至于爾乃酷吏乎民以自保其祿位乎心何忍耶  
亂天下者皆爾輩也命盡戮之

周皇親

馮時可

周皇親名世臣廣雲侯之裔孫也以疎屬食指揮俸

居東城小巷晚年喪妻有婢名荷花與同卧起家無  
餘指所親信蒼頭王奎恣屏戶外盜慶壬申九月十  
一日晴時世臣携荷花憐而出視高捷忽盜數人新  
聞入世臣不反避以手扞盜：一人仆地衆盜怒而  
攻世臣一盜俄其脇不斃又一盜刺其背洞內死荷  
花旋伏而脫盜不敢仰視盜發世臣篋得百五十金  
掠之去盜既去而荷花始起檢地下有遺金少許拾  
置之懷急奔王奎所告先是莊帝持宮將行京師

戎嚴兵部檄指揮張國維遁而盜肆發于皇親家園  
維恐得罪乃馳詣世臣家索盜不得則轉馳王奎所  
見荷花向王奎手懷金而啼而番人盧錦者連坐王  
奎家責由償還者主因走匿床下張國維使人搭床  
下得盧錦知為番人也遂執荷花與王奎檢奪而籍  
番人亦謀殺其主人酷刑訊之俱袒服會周氏之宗  
老某等未見荷花奇執縛湯罵之曰主人何負汝乃  
反耶當斬汝萬民矣國維聞宋老言益沾沾自喜得

真盜即被詞上兵部轉奏之詔下刑部鞠擬荷卷等  
恆口稱寃問官就按之頗無檢乃繫獄經癸酉甲戌  
丙歲審決皆誅矜疑尚書王之誥致仕去而在侍郎  
翁大立自南來大立有親族數十人寓京師國維獨  
略之國維亦自至涿州迎侍郎侍郎問曰京師有何  
事國維曰事在却報小人不必言獨部中有逆犯王  
奎才司官將反其獄人心頗不服非指揮所敢言也  
于是翁之諸黨盡言其王奎非需持款萬金行賂非



即決之無以厭衆志翁遂信之署部次日即語郎中  
潘志伊今達成獄志伊力言三人之寬翁大恚曰汝  
受王奎明耶再三強恚問恚又不可指恚他若會物  
翁乃命他署郎中徐一忠王三揚等三員會勅徐一  
忠等復猶豫不敢書獄翁大嗾一日四五起辨稿諸  
郎揣堂官意堅爭之無益尋奏荷卷王奎俱凌遲虛  
錦斬命下即決于市人盡稱快而諸盜亦推個人中  
相與竊笑其事中亦有頗出首者不果決又四年而

始得真盜乃放宥夫朱國臣也家高替技兩人報之  
彈詞日沿街幫唱博金錢夜歸則彈以自娛國臣披  
酒瓶時一盜罵西替技怒之乃泄其報世臣及況叔  
諸事通者偵之以告兵部兵部即遣人收朱國臣與  
其黨劉五劉汝氏等七人于時荷花王奎之冤喧騰  
傳播事聞內廷刑科遵奏劾刑部失刑之罪比朱國  
臣等赴刑部對簿無一言第頓首曰死已晚矣細訊  
之則曰吾性以寧夫留世自家治厄業知其藏金處

又其家無備易末也故引人殺其金初無意殺之比  
入門而燦下猶日屬國臣度机憲恐不能免故逆殺  
之以感曰戮其錫者戮五也刺其骨者刺汝成也而  
刺位明年生女賜下有肉而類刺口國臣以為周皇  
親復生索命矣今日之敗哉非人力也即中以其語  
具獄成將奉之時刑部尚書叢清恕翁大立得罪  
乃結江陵議所以處問官者江陵曰刑有故入有失  
入前從荷卷荷第夫耳非有故也坐本條足矣嚴如

指瑜秦帝念皇親故欲加翁尚書抵命江陵言法如  
是而止不可加也于是翁削籍三郎中降調外任張  
國維謫戍朱國臣等梟斬于市翁益好功而喜名人  
也往撫江寧時吳門有打降患少聚衆一二百皆悍  
勇里黨以為雀翁聞之告入守溫早夜急欲捕之溫  
曰聞此輩方刑鴉承相盟其氣方壯幕府士軍弱恐  
莫能制不若屠收民壯厚加其撫今之操練以漸制  
之乃有濟耳翁不謂然即出示命其黨相捕衆遂乘

夜鼓譟其縣治叔厚全固攻幕所箭惶遽走賴門子  
首而逃避徐上舍家：屬皆賴諸隸扶持踰牆而免  
衆遂焚公署併旗牌等法物時溫景葵在府急出示  
安撫因謂其僚曰向我欲緩捕以此輩如然尤不可  
猝攬然本市非無賴無深謀遠慮今既收軍門得庫  
金方酬神賽願正其驕惰時不急捕之患且滋矣遂  
連夜集衛卒及西縣兵民分捕之其黨既分庫金散  
辭唱家是夜即擄百餘人三日悉獲是時非溫在事

義姑矣

吳三娘

李清

余所聞吳貞婦事益得之同寅廖而上而上福又晉  
江人也婦亦晉江人故言其事甚悉婦姓吳氏行三  
故曰三娘居室以艷稱見者噴，其所謂表兄者則  
因三娘父母無子而撫母舅之子為子者蓋稍長故  
三娘以兄呼之及三娘及笄母亡矣父以適同里人  
同里人下託姓名無賴子也甫半月無賴子忽語三

娘云吾將去汝父家三娘唯一踰數日去者杳然其  
舅姑疑焉問之三娘則曰彼適我父父往問父則曰  
未見吾婿忽一日得無賴子一孱于荒丘間舅姑始  
而慟曰人殺吾子矣既而疑曰殺吾子者必婦矣婦  
雖不從我子我子由婦而死益疑三娘為處子時與  
表兄私通故害無賴子者表兄耳于是報對與人俱  
鳴之官時在方伯實公坐召三娘詰之則仕麗人也  
公心念亦婦如是平月素去非人情三娘之夫父

死矣時三娘口受榜，然無稅辭，而父與表兄不勝其痛，則自誣服。于是索尸不得，則一榜不已，而再榜不已，而三不數月，父與表兄病剝死。三娘仰天大慟曰：吾母歸乎死，非然，亦不遽死。其繫以七薪，水不給，則為人縫，所以糊口。有哀之者曰：若何不死？三娘曰：死焉耳，與其御言，而幻之上帝，不如惡耻而雪之人。聞吾心，則死耳。越三載，無賴子，自外歸，里人驚詢所之，曰：道遇一孀，童心好為故，積之身，東非至問。



留鞋何意則曰吾純家人望時三娘聞之愴然悔心  
曰有是乎出獄後姑停步空舍召無賴子詰之曰吾  
與若大義他矣一言死耳若死我父兄若劫我名且  
半月余此三哉團團何罪若負心哉無賴子振不能  
對惟牽衣謝過于是三娘執裾而去曰缺矣缺矣手  
持一煤鳴呼許堂上堂下人忿無賴子重健之慰諭  
三娘使歸一日夕即自縊死無賴子復踉蹌遁去  
不知所之

江署偶錄

許借書

康熙癸卯冬余由夔府軍前赴江城受臬長事抵任  
甫兩月間梓紋斬重囚一百四十餘人皆數年未大獄  
積案竭耳目之勞窮日夜之力推敢平反信心而行  
竟無駭詰凡此者察屬皆異之是後乃見江寧府中詳  
解需為毒死親夫凌遲犯婦一名蘇氏初捕時見村  
中有物乃探毒銀簪一枝指甲上紋皆符甲色因問婦  
冊是呈驗中毒之物心疑之然細閱世詳駭需日餘

次口供如繪真堪髮指翌日某原據犯人庭審原告  
人即犯婦之大伯也係新胞弟某因毒致死情狀及  
檢驗得實情詞哀噴血隣伴作如出一口問犯婦究  
首無詞但叩頭求問思免死余愈疑問有差口中毒  
之免應候提驗何得竟將指印替手夾帶文書內直入  
公門耶荅曰本官不諳規例將謂地方寫達故將二  
物呈驗耳問伴作伴作曰中毒是寔尚有喉間燈盞  
膏一具肋膏二條可驗隨于牌榜下取來余視喉膏

狀如玉環中一段寸許其色綠肋骨長尺許每條俱  
有寸許綠色余視凡佩刀削之其綠透明問白骨何  
問有綠色答曰此乃毒也問一骨中何以有白有綠  
曰毒氣紅行裏則變綠矣問中何毒曰砒毒余問曰  
既中砒毒骨色黃綠何以十指中似探毒之聲黑而  
不綠乎作語實復問此婦曰今日他如蘇某情真  
罪當汝若無可冒罪其題之後十日一月即寸碟于  
市矣婦終無辭但求免死余疑不解乃將各犯定讞

原差候示覆審而令汝寧作作暫押門外余退食之  
時召集批序楊秀及刑房書史偏問也有寸書而首  
色帶候者乎余曰無有自問幕賓亦曰無有于是案  
提本城詳行時作作之疑者問有錄者各府作作替  
息鼎通大軍校同州知事及余亦立到候至無寸不  
及問其餘余問曰凡中他死者其首色若何答曰色黑  
問問有錄色乎余曰有示之曰有生以來從未之見  
也乃召汝寧作作對勘兩人喧嘩于庭各不相下因

榜汝等者其言終不改各取供而出薄暮樹鼓初動密  
令一皂獨提犯掃覆密命刊燭于地如全白晝余下堂  
坐簷下覩而訊問察其情色掃曰我言亦死不言亦  
死然見上司重民命若此言而死亦瞑目因備言  
夫死無子大伯謀佔家財為言與竊夫同謀置毒身  
死問官型審數十次極極三木之慘但犯掃與人通  
竊是實喜夫是虛問竊夫何人今在何處曰竊夫不  
止一人今事發皆逸去矣問歷未敢審何以不辯曰

嚴刑拷打難以昭雪口供一改亡無日矣又問夫死  
之日汝親見合殮否棺手曰親見問夫之子姓昆弟  
亦皆見乎曰皆見問棺中衣冠履襪能記憶乎遂歷  
數無遺問更有何物乎曰口中含一文錢及墊背錢  
二十四文升問夫死之後于何年月日埋葬曰身死  
便葬距今二年矣問何時檢驗曰告官後招掘土啟  
棺相驗升余喟然曰恆哉世有入土年餘而掘地檢  
屍者乎次日遂覆訊大伯一干犯証及里隣伴作人

等隔別問訊一欵而服真情盡吐并供出買藥染甲姓  
名乃悟骨綠者乃兩年入土骨為我所殺也替甲黑  
者乃用藥染製也一向遠皂隸馳驛騎提取買染藥  
者與賣藥人住迤千里限四日夜也到余車騎苦撫  
軍張公總督劉公咸喜曰此審可謂得情矣無惑乎  
滿城有神明之頌也雖然極刑重案歷有歲月累審  
十餘招一旦大覲預案得毋受三法司駁詰乎頃存  
取確寔口供憑據以成執案越五日提到買藥賣藥



人供吐鑿：無異詞。遂定大案。大伯流三千里。餘人徒杖有差。余謂犯婦曰：大寬宥矣。若凡森律不可逃。送杖之八十。枷示于通衢焉。

滇署偶錄

許慎曾

曩余在十川。抵任。甫三月。即多所聞。釋蓋豫省命案。多實盜案。多虛。有司與刑房捕役。束手于功。今官若戚。恭從。告解。比送。有以竊為強者。有以他案之盜。買通捕役者。并買通盜犯。林某人。即某人。賊亦自分一死。

不升元等所直認而不詳者有曠野故死行旅割頭  
解報稱陣獲响盜某人者更有誣陷欺身無告報錄  
或招者種：良法提為俾免恭罰上下相蒙平不可  
破及司審時各犯亦了不買掛凡盜化解審時禁子  
先令熟芥原供縣令又加叮嚀中飭然後中解臨審  
之日縣書又令牢記原捕又令熟復又至錄因時無  
異蒙童芥四書滔：如流水積與原供不有駁行履  
審則數日內報病旋報身故其不敢置辯之故析

稍後酒史死耳沉寃黑獄真堪髮指余雖竭力平反  
周歲之內亦終無大出泰刑所謂人有善念天必從  
之歎迨補任滇南大案固少然終歲平反尚不及數  
人且有神甘屯脫鯨鮪滿網不可不誅者猶憶武定  
有中鮮新化一名黑皮者保羅也據和曲州申文有  
頭人報稱某月日子某處見有殺死二人在深箬中  
隨差人緝捕竟首去獲據彼處附近民人供稱某月  
日子某處遠望見有穿紅衣人在小上與人打架並

不知我死情形。隨探捕役拿得兇首一名黑皮。身穿  
紅搭襖。係保羅招標黑皮。不合于某月某日某處地  
方中途。山徑。募過茶家。二人牽驢。駝貨。一時陡起不  
良將二人殺死。劫其驢。駝。腰纏。拋尸深箐。武定府覆  
審無異。連人解司。余親自審鞫。其紅衣捕在身七語  
言侏侑。一字不鮮。通事逐句翻譯。所供與原招摺合  
後。首伏罪。更無他辯。余曰。此以保羅其助。及漢人為  
証。暫時取當。以圖狡。既者。訊之才。承榜之不服。曰。我

自作自受上有青天不得人奈曰果尔亦必非一人所為再榜之保羅勃然大呼曰我不承認理合受刑我已承認為何夾我良久堅供不移遂奉禁司獄密諭獄官善視之常搗以酒肉探其真情復密遣人至和曲州多方察聽去後將半月獄官家業化人黑皮連日長嘆不已細叩其故曰此時處：播秧苗矣運不致我回家我是以歎也告之曰汝犯罪將梟首何得運想回家黑皮曰不然吾來時有人謂我曰只管

承起免得受刑在獄中暫住數天待衙門打點停妥  
便得還家今已半月不得家去又許我若干木刻亦  
不見到鳥之奈何隨問何人與你打點何人許你木  
刻則又拱不肯吐又二日扣曲人差回擬稟藩下有  
巨款幸惟信付待藩下在頭端想地方行道側且有  
茶家容貌美惟信素與通奸極給資本積計不利無  
情乃以是推歸惟信素人恒且情峻茶客曰汝意也  
借衣幾何乃卦素之耶汝情谷之其家與之對命收

不得妻亦得厚資家如秋但忿爭不已惟信惠而逃  
其妻乃與黑皮等一千人酬茶表出要于路而殺之  
某官得銀若干兩某守汛營官得銀若干兩川馬若  
干及府官只據文中報並不受賄余乃急遣人擒惟  
信至則年僅二十許一美少年貌不似主謀殺人者  
問之曰我全不知影響逃另發府獄嚴禁乃提黑皮  
至謂之曰今扣曲州知州來訊在頭拿惟信等一千  
人與你同謀合做的事他們都脫了罪單：哄你招

了要你一個人割頭你心裡服也不服憑他有多少  
錢在我手裡你也說不過去此事如今要砍去

朝規了你願死你頂了罪不意死還伴幸惟信等頂了  
你死頭直說與友然然以之乃曰那日我與一個探  
探名喚切口人同一個在家又一個賣竹筐的都替  
李惟信在田中做活到巳牌時惟信自巳燒送飯來  
替個人都埋怨他送飯遲了他說我今早受了一肚  
皮的悶氣所以來遲問他受了甚氣李惟信說茶家



持斧來對命要還他老婆我一時手無器械家中人  
又睡回去了怕他行去沒奈何運了他那做道的就  
說何不捉了他惟信大喜就約我們幾個人到家在  
馬坊裡商量半日須待茶客出門賣茶半路算計他  
商議已定一日打聽得茶客將出門惟信喚集我們  
吃飽了酒飯各持鎗林刀棍先往埋伏僻靜處所到  
時下手衆人又問他若一個來便殺了儂然幾個人  
同行不便下手惟信道見一個殺一個得的東西都

是你們的。我一點不要。那日我們四個人，在山頂上  
等他，同了一個人行走，就一齊砍倒了得了茶。駝  
行李衆人，分託他首在大路旁邊，怕有人看見。李惟  
信夜間，擗槽上一條牛，已足馬駝了尾首。那馬見死  
人驚，就跌進溪下，不崖馬也跌死了。又換驢駝了，撇  
在遠處。河岸裡，後來居就說得是茶。客就疑心到李  
惟信。那時附近的人家沸，揚說一個穿紅的人  
在山頂上與人打架。李惟信怕官府拿住了，我就出

他來將我藏在僻靜房內教我口供官如何問你如何說日：有酒肉吃許我一頭大驢子將自己穿的銀子珠子插了金鈕扣換了銅鈕扣給我穿了教了幾日我說不上來通記不得直教到一個月後方熟了纔放我出來官有就掣我去審問我都依他的話說了仍舊穿了那件紅衣他還許我好些木刻還許他們銀子又許那做官的一個老婆原託到省城審過了就放我回來誰想竟不放我又提到初四及庄

家并做造人陽刑訊問口供皆符問惟信不得用刑  
逐一供吐如繪復駁武定府研審成招并發值李寧  
州安寧州西州守會審兩州守謂見言惟信是藩下  
人求問一而余曰刺史長純幸而就縛豈可再縱殺  
一人而救千百人又警戒千百人公等請思之做成  
既上黑皮符皆上決惟信翻以謀殺人不得財得長  
繫士子戒撫藩各道會同秋審庭上不以除殺為言  
者余正色起立曰李惟信惡跡如此神奸如此，而

不誅漢民無罪類矣遂公擬即決余歸養起程日止  
值冬至却又猶未到也

盜竊墓木

許維曾

先祖墓在滄沙鎮大泖之水環列于前每當狂風驟  
雨之夜及月黑嚴寒之時可墓者稍不戒墓木屢被  
盜竊報告官拏捕賊終不得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七  
月二十九夜風雨大作復失大柏樹三株至十一月  
有木工孫定出首稱本年七月廿六日黃昏時候有

錢二來喚定同住滬沙鎮去討工我定是錢大徒  
弟不得不去其夜風雨並作路過滬沙港口有錢二  
我三我六等一時起不良之心往橫洋到貴府坎上  
盜活木柏樹三株是夜栽樹歸家有四更時分藏自  
家竹園內十八月十一日錢二喚定同踏二顆造缸  
又九月十八日錢六叫定踏樹一顆做車子三張定  
自知犯罪將樹格一段先來首明乞超生緣命隨  
呼孫定而訊云定係柳氏在錢家學木匠生理不道

幫他出力今竟把我當奴才使喚他家不賢慧的娘  
子更待人不堪我憤恨不過在竹園中截他近根一  
段送來出首但出首之後性命難保錢家兄弟在鄉  
間素行豪橫地方側目我當他不起情願賣身在宅  
不敢下鄉去了問樹協何在即林持送驗皮之圓圖  
我三尺彷彿相似矣余遂留住孫文家遣人持樹協  
至暮所驗猪口果相照合翌日隣支曹宗素相訪為  
從二兄弟力辯其寃言孫文所造紅柏木乃買於

鳳凰山木行用價若干買木若干山中人多知之且  
彼預捐數十金於育嬰堂求竊其事余笑謂宗表曰  
汝若不盜樹何必倉皇求獲且小人也豈肯出多金  
行善事者哉若盜樹是實恨我明免此子孫實墳樹  
何異乎宗表曰不然彼尚有隱情做雖不盜樹而其  
弟兄不才皆與疎定喜通姦如一到官則盜樹罪虛  
而必以姦情定責矣此其所以求免耳余於是日即  
遣人乘夜至鳳凰山切斷宗表之言不誣乃復喚疎



定餉以酒肉待其款酣以茶棗之旨傲探之定憤然  
曰賊惡我出首而乃以好事污我妻耶判官我父贊  
之今其無辨余運致數日不食決益深慮事經有司  
刑訊之下何求不得又定出首時亦覺其有消沮狀  
心固疑之矣因復取樹搯蹄視其迹恨灰括口無損  
非風雨之夜倉皇急遽所為而上而反有斯離之狀  
余曰此必有故復使人至墓所以求盜為名卿人皆  
曰初盜去時尚餘樹根人許今則與地平矣使者踞

述其語余曰得之矣並呼管城人至跪告之曰墓木  
汝所專司七被人盜去汝之罪也今又將樹根賣我  
罪益重矣管城人懼曰我道樹根左右無用每作車  
腹並不賣然使陸奇同一面生人來要我一段也要  
作車腹我固陸奇是宅內人只得與他一段并為我  
勿以告人余乃恍然曰是必陸奇與我性有夙嫌借  
孫定出首以泄其夙憤遂乘機作詐端耳訪之其引  
進孫定者果陸奇也孫見訪不行托暫往仰有專而

居亭者已被竊二金矣其非善類也明矣余乃報宗  
袁曰盜樹事在妾若姦情事我何與焉且孫定方耻  
其事受污戮可以高枕無憂何妨人託名誣騙也宗  
袁感朕而退然盜樹者終不得實至康熙己亥臘月  
連失柏樹一十五株訟于太守龔公、燕訪得實提  
拿逆僕陸奇判官不用刑訊一杖而服其日擊盜樹  
者隣人蔣元及其妻黃氏也太守按律成招杖九十  
枷號過沙鎮追贖銀三十兩人情大快向使元錢氏

之明求置之不問則我民終抱不白之冤而陸壽有  
免爰之章長遇事可不慎乎

高文氏曰人亦有言刑官無後心竊疑之士大夫立  
德立名期于不朽乃一行作吏方將貽謀垂世造福  
人間何至以身為若敖之鬼耶吾少若文翁小哉官  
寮社為士師明刑兩省通籍二十年来所聞所見刑  
官之大志有敢端為一曰矯可以欺人也少亦科第  
王謝家門有時長才可以刺刺交情定以替援富厚

可以挽回因而任其喜怒用其聰明三本交如何求  
不得刑書既定追悔莫及吾見郡縣報獲盜魁供認  
鑿未幾而再獲盜魁則前報若隱若釋故矣又見郡  
縣報獲响賊已經受死未幾而真者續獲則不敢再  
報矣嗚呼生者可憐死者奈何哉一曰衣可以殺  
人也殺斬大獄非不天公天慎也而性傲寡交全無  
脊氣外有上達吏胥以掣其肘內有三法司以求其  
疵或應入而反出或應出而反入展轉浮文身不自

主無恆乎棘林夜爇哉叢生也一曰忌昧足以我  
入也吾官臨下非不知慈祥愷悌而見此不高辨才  
林納幕賓有心而難助齊使障蔽以休奸覆盆之下  
得見大日者鮮矣一曰小慧足以役人也人命至重  
須存心靜氣耐煩揣摩而後可以得情若風行一隙  
又先執一偏之巧時一刺之尤自誇其能而遽入人  
于死味不知世間情事竟有大鍊不然者其他活棄  
起鞠周醉酒判事街怒以度販復禍急以傷人命甚

而有求不遂類是非受人囑託或亂黑白或因律  
科以斃命或懲小過而傷生或因限期迫促潦草定  
案或因事情複雜捏造口供藉端誣毀致傷多命更  
有歟：為仁神奸夫脫知情故縱網漏未弁使亡者  
命不能償切冀于地下蒼親冤不能白抱恨于終天  
怨憤之氣上干天和抑鬱之情積為災沴而殃未後  
嗣榮昌身名者多胡可得哉甲戌新秋偶拈公案六  
則以當道人之釋凡有伍者尚其覽焉